

秋瑾无视县暗示



秋家和畅堂厅



大通师范学堂

埋骨之约昭示不吉 起义泄露四面楚歌

秋瑾从安庆回到浙江，马不停蹄，首先转金华道武义县，召集光复会骨干，传达并发布农历五月廿八日起义的命令。她打算的是，先有金华起义，次有处州应之。待杭城清兵出击攻金华时，即以绍兴义军渡江以袭杭城，已有杭城军学界为内应；若杭城攻击不下，则返绍兴入金华道处州（丽水）往江西以通安庆。待与徐锡麟部会合后，再图进取南京。

布置好金华起义之事后，秋瑾又前往上海，找联系人陈伯平，要他将更改后的浙江起义计划赶快报告徐锡麟，陈伯平回到安庆报信并加入刺杀恩铭的行动。秋瑾和他接头后离开，准备折返浙江。在顺路到达崇德（今桐乡崇福镇）时，来向好朋友、浔溪女校校长徐寄尘（名自华）告别。

相见后她们结伴游览了西湖。秋瑾久久徘徊于岳飞坟前，并歌岳飞之《满江红》词，悲壮动人。徐寄尘见状不忍，规劝秋瑾暂时归隐。秋瑾当即作诗相谢。但她却预感此次一别，恐难再见，遂在分别时与徐寄尘有“埋骨之约”：如果起义失败，秋瑾牺牲，就由徐寄尘把她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。

就在秋瑾和徐寄尘游湖时，武义光复会骨干聂李唐缺乏保密意识，张曾扬派参将沈棋山统兵进驻武义，夜往聂李唐家查搜到党人名簿数册。遂严刑审讯聂李唐。聂经不起拷打，只得供出“勾通”绍兴大通学堂，约定起事云云。

既尽得实，武义衙门遂斩聂李唐于市。与此同时，金华、兰溪、永康各县的会党也遭波及，革命起义计划完全泄露。不如意事，重叠而来。

为此，秋瑾感到很自责，关键时刻不该离开总指挥部到西湖游览。于是急忙往山阴县赶。

赶回学堂得知噩耗 秋瑾嘱托家人回避

当秋瑾从西湖赶回大通学堂，已是安庆徐锡麟就义的第四天。

学堂体育教员程毅一见秋瑾，焦急万分地递给她一张报纸，秋瑾一目十行急速阅读。报纸标题赫然印着“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被擒”。

空气如凝滞一般。秋瑾停顿半晌，才坚定地说：“安徽失利，只有看我们浙江的了。武义事败，败在举事不密，聂李唐嘴上没有把持，对我们是个教训。必须将这个情况通知金华、兰溪那边，且勿再走漏风声，方确保举事成功。我这就去找竺绍康和王金发他们，督促尽快行动，能提前就提前！”

程毅问：“大通怎么办？”秋瑾思索了一下交待：“我们现在不到100名学生，只有等金华一带形成了声势，才能拉他们出去。你把我的意思转述一下。”

秋瑾刚想离开，程毅将山阴知县李钟岳来找她一事和盘托出，程毅特别说明，当李钟岳得知秋瑾“去上海出差”了，神情有变，压低声音问他是不是真的，又告诉他，千万不要叫秋瑾回来了。还问学堂现在到底有多

少学生，什么时候放假，要放快放。

秋瑾明白了，这保不准是种暗示，说不定他掌握了什么，便说风声这么紧，起义的事更不能拖了。程毅又提起李钟岳让她离开绍兴的劝告，秋瑾铮铮有声：“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大家平时口口声声献身革命，光复中华，到真革命真光复的时候退却，这算什么？何况，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好弟兄都无辜牺牲了，我也做好了准备，跟他们拼了！”又说道：“杀身成仁是革命党人的本色。自从锡麟弟遇难以后，我也抱定了死心。因为革命就是要流血的，没有鲜血就唤醒不了民众，挽救不了民族的危亡。要是有一个女子参加了革命，最后流了血牺牲了，我想这对整个社会而言更有说服力！”

当下，秋瑾急忙返家找大哥秋誉章，让他们一家近日赶快搬到萧山舅舅家去住。秋瑾回到东面的小楼，把一些名册、文件和书籍等，搬到厨房灶间烧了。这些都是经秋瑾挑拣要处理的，都是有关光复军内容的东西。但是对夹壁里的各地朋友的来往信件，她没舍得销毁。

集合学生发布宣言 发放武器整装待命

秋瑾回到大通教教室，这时恰好派去杭州的学生、敢死队队员周戈天匆匆回来报告：“金华、兰溪出事，就有人报告省府，说大通学堂是革命党据点。巡抚张曾扬现又审出徐锡麟弟弟的口供，已派新军第一标来绍兴捉拿队员们，该怎么办？”

秋瑾吩咐程毅集合校内全体学生到盛德堂，秋瑾换上了制服，把手枪和倭刀也佩戴在了身上。她奔上台子向大家大声说道：“诸位先生、同学们，我大通学堂，从一开始即以光复中华为己任，现在浙江四处事起，我大通不能袖手以待。现在已有迹象，杭城有兵前来，极有可能就是冲着我们大通学堂的。诸位如有驱除满奴之志者，请留下共守大通；若以为大通

将累及其功名者，请速速离去。有家眷的也马上离开。这就是本督办的宣言，同学们自行抉择吧！”

秋瑾宣布完毕，底下一片骚乱，有一部分人已经悄悄溜出盛德堂。最后仅剩几位教员和十多名学生，这些人都是光复会骨干成员。

秋瑾让周戈天、程毅带领学生连夜去大通寺取武器，那些武器是徐锡麟购下的，枪仅有32杆，子弹6000余发。武器全部取来后，秋瑾与几位教员一起在盛德堂中商议，最后议定，明日若有兵来，即时起义。

“诸位”，秋瑾最后对大家说：“现在巡抚已发兵奔绍兴而来，光复之事，就在此时。望各位火速把领到的武器收拾查验，整装待命！”

